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於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
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忼慨明白遂即掛冠致事辨春
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
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
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
為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誌疏缺能
言高氏出處大致譜諜官號亦不多見而掬以先世遺
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
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
銘其叙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

均之法出於門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
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耻以師言自陳稽古印綬惡
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揚之睦猶以貧富
異心尚何敢修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
後也夷攷漢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
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
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
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
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克然自足不假於當世
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

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
崇禮由是而興不亦躋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
二月九日袁奩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
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曰華嚴佛富貴蓋此以
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正謫居南軒先生
從五峰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為異端
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
著於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

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繇爾以興敢書宗衮之事以勉大
德壬寅望日越袁奩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
以不及故別為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
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
若商隱則直為訕侮非若為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
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奩往歲嘗病其用事
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籤於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
止私以為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

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
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
編去其奇褻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為裘播精為炊無一
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
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
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
雖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於商隱之
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修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塚子孫
有泚其顙而莫以為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
不幸而修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
穰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
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
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絕推埋
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
宋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
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楠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

摸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
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
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
者皆廢矣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
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
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註纂例清江劉氏傳
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
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
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
來抗復得微旨二卷廼皇祐間汴本聞茗溪直齋陳氏
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
氏傳廼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
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未下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
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
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藉人矣今觀
括蒼鄭公履謚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於
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
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

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翰齋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於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劾薦至今照牒猶襲藏也

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於篇翰前哲愈遠而古道日媮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豚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叙寒燠銖分豚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豚圖也於是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

猶無恙其尊聞於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為醫書千事亦成矣宓戲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為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聞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脉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

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桶也職在太史韋舟之碑其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
能噴浣筆書牕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
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
竹先生一為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
謂默識心通為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
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桶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
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
意於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
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
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八閣相怒
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
毋為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
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錙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善
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
老叙復桶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叅論來京師豫章周
儀之間言是事桶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携考功紙
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
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

英先公時為叅議詳併識於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
歲三月甲戌袁楠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為貳車亦入幕
嘗為楠言先生壯歲客群公飛牋疾記坐宴席即就就
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
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
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為四明郡
博士先子家居敦叙夙昔猶一日也楠客京師博
文通先後至廼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

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氣為言者也唐子西
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
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
悲不自勝拜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
明袁楠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方是時紛立
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悞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
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
宗豫章為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

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券恣睢復却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桶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於太史為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數宣黯奏不遇之意絕於詞氣吾知其充然以修興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侯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犖為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

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為末史者尚宜有取焉史官袁桶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道之用焉乾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為貧富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之道猶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

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塵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
墮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治民猶有
成周遺意降於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望望然以
去於是禁抑興而敲扑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
靜自修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
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
以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
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

使者大喜得剡於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
一日也庸叙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於其
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
詩者不至爾噫米薇杖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
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
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
知孰先後也

題金永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
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永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
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為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
狹狎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
王孫故態為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
規體梗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
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岩
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

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
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但欲各取
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
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
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迺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
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雄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
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
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

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尚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為深林嵒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括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於自然則刻

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明袁桷叙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修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節銘凜焉大訓歸然於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昔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於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桷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

勉夫張君馬幸癸歲後學袁楠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二於詞章
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
尚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於二公發揚光顯
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
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為揚
陵舊學其四孫孫奕夫示公所為全拙齋銘細繹莊生
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
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

宥府楠以先世餘緒得獲壻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
槐不可復覩深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
楠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
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於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
占驗徃徃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
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於未遇之前誠
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
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

今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因以舊聞併補於家
乘言史記亦不詳書無自古公昔出日公言古當山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交雜如雜言然未盡之節婦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
正始之道此殆其餘意也
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
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頑納諸軌範繫鄭公
是倚褒嘉之典書於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媿者
纓緜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於士女終始貞潔桶
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於

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瑱山經德堂記後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
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
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
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
驗矣延祐改元陳即表桶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為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
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

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
澤道德夸誕彤蜚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
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行遂特贈其祖父哀榮備美聞
者歆企粵昔聞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
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
命於爍移孝為忠全節之志因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
筆以登信史使知
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
桶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
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
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
而看義理不細其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
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
德堂記瑣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
錄文公語於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劔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
為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為文率

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
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諸先賢如
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為程文傳於其家而
鄭屯田鄂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秘藏非其
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
皆諸弟子於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
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
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
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謂詩論及於
程文文獻之微將於是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
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
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
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桶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侶考其音
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
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
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
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
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

之拘馬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侶也余國君
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為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
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過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
怨為親親忝離之憫為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彜好
德詩之道也在昔先王以是言之矣楠從子瑛曩嘗獲
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為風黃初建安得之
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詩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
近於風性情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繇宋以來有

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陵嶽山幽者穿巖竇
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
其奇以為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
於情嗒然以為正頽然以為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
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
宋之慶曆斯遠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
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
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
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為詩
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為高春容怡愉將以明太平之

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為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哉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惜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胃臆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艘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水嚼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為詩視其篇

題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為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使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叙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正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
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
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
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
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為尤最精各
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
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



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偈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
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
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
而寡成守一而克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
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况
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
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迺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
嚴事一念無為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

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
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
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迺忘遍滿
一切不遺鎔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
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楠書

書綵衣堂揚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為之
服者損益降殺存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
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
上壽百歲視唐虞時君不相侶或者謂情偽滋多世日

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之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廼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裘周公其侶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為外方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於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有可

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掬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

朝廷作圖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於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沉痾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

所附乎或曰奈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為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直

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動靜互相陰陽之機非靜仁

之說余豈好辨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焉者焉會稽
袁捕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
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
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恐其臆度玄言與微旨不復
有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
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
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
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

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為也

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
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
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亦何自而明矣賈董之
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
於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
哲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於國子復類登於
賓興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
告矣為作功課曆引越袁掬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慤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迺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於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在乎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羹墻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

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毀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擗數無遺蘊余因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可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掬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誚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

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克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彌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普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焉願勉夫哉越袁桷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迺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為完顏譜南為

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酒酌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微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偈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

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如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閱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叙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為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

溫捧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
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
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蘄然能各自立官業有法曰
以祖訓為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
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
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音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腴
為可貴故其凌厲純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為一集卓
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祿中兒耳閩王

侯都中幼歲登膺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為政先愷
悌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為東南牧守表官為一象蓋將
憫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
斲也柳考聞之今之為吏起於荒窶嘗病不知其所為
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
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微取者良有自來
揅念昔魯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即考南
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為淳
祐今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
之澤蓋未已也揅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

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侶夫世臣之文獻金章
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
弟四明袁桷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克治生味爽以興即整
理靡密某租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泊其所嘗往來罔缺
怠於是酌酒盡暮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
上世故為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祠之幾四
百年今樓若已下世其子崧伯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
其集相示曰踈懶嗜若前言果踈懶邪詩盛於江西吾

卿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癸未歲
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
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
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
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尚勉之雅俗
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為神僊家功
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為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
也與或曰三茅居既僊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

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貲腴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卑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宗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規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曰觀此足為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折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者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夔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本表正蓄

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桷族叔
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
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
其自得者不可得矣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
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
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蹂躪以弊或者不察遂
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二塗昔
人嘗言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筐內一壺水二者胥失

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
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
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
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
之奉歷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
切於人用者為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
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其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
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
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
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修撰番易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楠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今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王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剖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繇減罪之報楠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

公論為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為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繇公父殿直居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為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為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為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

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為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機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况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為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為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詼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為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栢下人深有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為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繇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朔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駿駿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為醉素之弟子矣楠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

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於悅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修

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然與班馬並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揚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揚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

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攷侯之子願正君來都溫潤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纒纒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為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揚氏書塾揚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為揚壻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繇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

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於先人侍側廣願豐下
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
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浮
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
月癸丑袁楠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
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
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揚忠宣公其子襲爵
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添
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
日績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
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繇物以成
形而下者為道邪為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
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

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
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
警媮深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
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
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
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
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
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並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
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
是否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於一者也竦然以叩之

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
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
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
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
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
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
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藁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群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
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陷其禍也至若姦孽肆

堯株黨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
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卿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
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節焯焯偉著有若揚御史
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骨髓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
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闕夫世道
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揚君論思告非若前日
之難匪初惟艱尚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

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
之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
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
輒涕洟見於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
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於繁昌尤
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
顧矣伯潤所為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
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革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蕩之失有意乎玉臺

文館之盛締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
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
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者諸國風之旨
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
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
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倡之與抑其心
之和乎不得與之同與降於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
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
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叙語完氣乎其於景也
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

侶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
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
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
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楠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
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於渤海則禹所
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為言其治華旁分而散見誠
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
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

達道里周知院塞為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携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咸致意焉楠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紇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

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紇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閑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頤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仕歲轍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楠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絮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楠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襍被蓐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

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
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藁定方
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
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
可知矣公之子為侍讀學士嘗與栢言公奉使時侍讀
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
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哲
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頽實多因書
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栢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仲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
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並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
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
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
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
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
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
表用志良若而私為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為譜者誠
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於
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譜歷陞其官以居

然子仁有不懌者。楠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為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為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為能吏，厥令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於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為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為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

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為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宵漢，幽者挾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僊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室慾題扁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揔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
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
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探本澄源
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謹論
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
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
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

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麓為精舍審其傳授保
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
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楠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繇宋仁皇時不光祿公較與言祥符縣丞同舉
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大保挈
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大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
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
安公登淳熙辛丑第十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

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於正獻癸卯歲
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秘書
者官為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之榮於是見之
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
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幾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
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
而祝之罔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大
資同知楠之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
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為永久
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楠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排抑其意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顛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侶而為之者焉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怪蕪削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陸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僂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華之所居則與天谷並或曰蓬華勝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

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噫令為方外流者絕其本枝而獨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中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恭惟撫幹國錄盛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覺強健不足云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識者觀之必有公論建炎以來鎔積寸累車馬器甲符離一掃無子遺東南膏血竭於判七日令州郡窮匱皆由當時不卹國計以償功名之心某所不忍為也其此心天實知之至實知之不卹後世之無慮也吾人以謂如何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

期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寧
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攷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令不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資器械夫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示不從及和議得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

是魏公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楠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牘無隻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楠再拜謹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允良焉澤以漸摩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良者總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良道之致因地以光不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侯商榷事物默以全其機清

介自律人莫有敢犯人冊之訓深契易理敢誦所聞而
質諸良月既望越袁桷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高獨龍溪先生痛掃時弊盡
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
語而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
遠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外制諸作
至公而始備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其典雅也備曾
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
藁遂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爾乙卯七月望日袁桷

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十
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為中書
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繇祕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
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
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
負灑噩詎淺淺即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姤遯之基
已萌是歲温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
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於韓咸淳

因上之罪昭於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於天
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
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稔文明之運誠在於此仰止先
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桷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
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
用資以為翰墨初公號婦翁克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
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為名流後出為
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繇毫入覲
時所作也蜀繇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
豐時為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
皆公纂修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
源洞為史屬蒲為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
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省元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
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
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
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也會稽袁桷

拜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
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偽贗可考獨此唯宣和舊物
審為非臨模者
昔公跋柳公權書清靜經皇朝於上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迺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
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戚時遂得此帖悉有紹
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
之瘠韓本失之弱今觀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

粟繆妄視昔三本真砥硤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
日楠謹審證於後

跋顏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
年已長成昔人誥勅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
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
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先越公為秘丞時

掌圖籍凡唐相誥皆入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

秘省故也今今李紳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而無

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楠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楠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為編修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楠以外舅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楠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携

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於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楠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楠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趙子同有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望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侶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

又其侶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迺薛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博士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淚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總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通潤至此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中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

下是蓋脫其形侶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絜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願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桶於德常家始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在恤之道見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毅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深得之為作書聞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靳嗇清敏子孫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繇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

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楠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斃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揚廷秀考於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為工

叱咤轉 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所為詩做
韓而不能博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
黃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廷矣定海樂君之
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能以易
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得深悟繪物不鄰於
巧琢至境合心會醜然百谷之泉必達於衆流是亦於
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
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偈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
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
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
曰吾將以訓於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由是以得
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
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
學將以儒術起家邇老矣猶將見之

書党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党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於曲阜
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
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旁

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侶之意見堯於墻著存不
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
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桶拜手謹記
書吳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
好之命褚河南九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
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廼曰上有神僊抱一中有富
國安民下有疆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
可悉解而吳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
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水裴公

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
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
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為心聲
而詩章之術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所謂
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
建安黃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為詩鍛鍊之
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
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凌厲理勝而語完峭谷之

竹合於自然不假按仰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手之不
能以釋因以夙昔之所聞者書於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
為主理固未嘗不具令一以理言遺其首節失其體制
其得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齊示所為詩冲澹流麗疊疊
倣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
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
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
忘寢和平多而妻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可撓事

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
讀其詩以余言為證斯得之矣

王荆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於公卿將以
奇言直氣感動鈎說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
聲摩度測守繩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
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
挽余以較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
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
返閩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於

遠遊者多矣。見閩窘於州閭，春糧之適不足以自廣而
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賈。明之之游歷漸摩，薰陶悉
輯於翰墨。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吾見
其揚於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止於是。編之所述
哉。因書以為異日之俟。泰定三年十月有二月辛未朔見
一居士表，搆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攄其夙慕。下車未幾
沿省檄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審侯善繪事，
命作雲岡圖。朝夕觀覽，蘧蘧栩栩見，侶人而喜者也。余

嘗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不心掉目
駭而久居。朝庭者志念專寂，无其可喜可愕之事，皆
不足以動故。其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
終焉，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為反招
隱乎？

書馬元師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師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
俾有言嗟夫，歛散之法不行於今，為牧守者亦難矣。因
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同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煟輯救荒
善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

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
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
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千上聽
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為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
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於
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
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
集衆思以為其佐林君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
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耆德碩望將參預
於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為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
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孫孝子碑及
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
又見程琚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
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
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
之常心之固有聖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
旌表焉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

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迺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
政事施設皆其素所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諭矧今
為澄清使者薄敦懦立反其澆漓悖行孝悌悉以其躬
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為浙東肅政僉事名揖
字濟川泰定二年一月甲辰前史官袁誦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
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
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繇是雖獍
夫惡子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

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使人
人如初愛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眾無異不
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天般若經闕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為
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闕籥以抽其秘
繇是旁行測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
無端即其書以求侶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
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者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
經通闕重加校定至

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
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
未備殆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
氏率竊取以為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
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簡密將與後來
者共異時執一以持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
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
生衍大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於同則用猶一也斐
然默契不能已於言而法師春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
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
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
一之效於是乎見楠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
便願自此始

題壘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為二淵乎得其
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為之續密者
為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冲融
液藻繪能為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

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
偶悲悱不得以自振 壘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列
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
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
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
能異其髣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
整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
人當勉之投間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
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為儀何謂禮
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
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
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先儒
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
犯越者為律宗達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
形骸黜 守禮者莫能與之辯而其從心不踰
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
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知
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

為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衰曼
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於耆舊證
於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
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肯以
從於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
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
得矣序其書所以職吾徒之未能也

書噩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
拙而體制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

文字為正論考古昔措於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
叙事幽顯變化猶龍馬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
法幾絕而今世所為誌碣行述悉襲莫能有違者夫
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為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
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於弦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
事荒林絕壑曠達冲澹非有道之士不能為其言也言
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為證將從其言邪則
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噩上人
示所為慈照師行狀泊兮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網
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

辭以盡緣飾包括纖粟絕其疵但是其言也傳信永遠
為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
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
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客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邪迺知豐
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
西隱亭榭諸詩有
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
而亡
揜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胷中
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

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繇是禪林悉守其法雖
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
時與之從遊近朱近墨豈虛語哉繇今而論獨僧詩猶
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
泚頽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
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

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廼痛自卓立游
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
以為未足由是辯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桶獨
能採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
世禪人之病在於望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旁
收曲誘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
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叙於
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憤

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為疵病卒致漫
誕不可救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
間群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為笑堂
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
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
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俊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締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
大推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
也繇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

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叙。蓋其不得已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推魯以誑盲聾者。余杜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廖寺丞賈相之門客於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寺。觀禪師持此以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為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

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折和。廼拘留信使。罔上以為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潰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邇幼歲親覩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

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
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典風雩川上相表裏詩道浸
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
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危士功遠以雙清
詩一編示余攷某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巖二
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
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
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
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馬因其薄醪而強以
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
惓惓焉致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愍而不在於
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嘗尊異
之巖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元 翰林侍 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贈江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集賢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兼 國子祭酒蘇天
爵撰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 講學士袁公諱桶字
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
士贈太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
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
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

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
大德初。羣賢萃於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累遷至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
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
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明年遷。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
政大夫。泰定初。辭歸。四。月。三十日。以疾終於家。享年
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葬鄞縣翔鳳鄉上水慶遠。與
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陳郡公。謚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
祐間。有諱轂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

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
儒。越公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為政嚴明。事載之史。
公生富貴。為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
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
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問學核實而精深。非專事
記覽。譁眾取寵者所可擬也。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
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閣公復。程公鉅。
夫。正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
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為職。有大。

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

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尤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柴燔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議各皆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

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

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作其即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

廷試公為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

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

凡五年扈從於上京

朝廷制冊勲臣碑版多出公手嘗奉詔脩

武宗

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拜住獨秉國鈞作新憲
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 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
述君臣交脩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述
遼宋金史責成於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
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
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
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 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
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
而江南舊家尚多畏忌秘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
知暨州事曦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 蓋有
所助初

宗廟於京師至

七室已滿乃結綺為室以祔

英宗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為十
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會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
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三
人長璋蚤世次瓘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次瑾女四
人長適嘉議大夫秘書卿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

士趙某孫悅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伯孫次適處州路儒學錄余應榘孫男三人曠以公廕入官為秘書監著作郎次曄女三人曾孫二人公生七月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書函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修行勗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為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脩

宗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宋駁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才堪論撰天爵與馬公於近代禮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

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為文辭奧雅奇與虞

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為古論議迭相師友聞為歌詩唱酬遂以文名海內士咸以為師法文體為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

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為主貫穿經
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田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
欲措諸實用為空言然百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
謹叙而銘之來者尚有所徵乎銘曰
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公一與
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
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
朝廷日興典禮
祖廟天郊以享以祀
三聖信史纂修宏休群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

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
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
公富著述粲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

謚議

古之君子淬礪澡雪脩之於家而揚於

天子之廷以成其德業之美者學道與守身二者而已
蓋造道之深者言不期乎文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
期乎清而自清理則然也

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脩雅重之資濟之以博總
宏肆之學漁獵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資之深脩辭立
誠出為世用鑑錫炳燿大縱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
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於請歸積三

十年寵膺

殊渥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柄文衡掌
帝制與謀

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
之節惠實曰稱情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
曰清合而言之謚曰文清

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議

古之君子率稱謙而不敢自大其德業之美皆學道與之而後
文子之其以為其德業之美皆學道與之而後

謚類